妆娘、毛娘、C服定制师……漫展催生新职业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实习生 张清源

吴晓雨在给要参加漫展的顾客化妆。 受访者供图

当漫展场馆内的角色们惊艳亮相时，舞台之外，将二次元在线下“还原”的新职业正在悄然兴起。

“妆娘”（专业cosplay化妆师——**记者注**）向若兰接到单后，通常凌晨三四点便开始忙碌，连续工作12小时是常态；“毛娘”（假发造型师——**记者注**）林空对着假发发丝反复调整走向，只为呈现最逼真的“毛流感”；C服定制师（为cosplay活动定制角色服装的人——**记者注**）杜雨峰则在图纸与布料间周旋，将虚拟角色的服饰变为现实……

这些因漫展而生的新职业，正成为年轻人“兴趣变现”的新赛道。

从爱好到职业，从“玩”到“责任感”

95后胡真在高中时就喜欢上了二次元，大学时还成立了动漫社。她想尝试cosplay，就自己学了化妆，后来开始做“妆娘”。

“第一次接单其实是互勉（无偿），在西湖断桥那边画《老九门》小说中吴老狗和霍仙姑两个角色。最初是为了练习技术才去的，也只会画一些公式化的妆，所以画不出来他们要求的自然感。”胡真回忆，“但是互勉的大家都很友好，鼓励我说画得很好看。”

95后吴晓雨从2013年开始玩cosplay，看网上教程自学化妆，2015年开始从事“妆娘”行当，后来还去科班学习了专业化妆技术。“从爱好到职业的转变，应该是更加规范化，专业化。”吴晓雨说，心态从“玩”转变成了“责任感”。

吴晓雨从业初期的高光作品，是2016年的一单小丑妆面。“这个角色，我要让他的面部看起来脏且斑驳，不然显不出小丑的‘疯’感。我在化完底妆后，徒手将面部的白色粉底擦到斑驳状态，口红也要涂出不规整的状态。”

cosplay活动结束后，顾客告诉她，这个妆被夸为全场最还原的cos妆，找他合照的人也是相当多。“合照多就是认可，我还是蛮骄傲的。”吴晓雨说。

大四学生杜雨峰初中经常玩cosplay，对C服定制有一定了解，大四空闲时间较多，她便开始从事这一行当。本是机械专业的她，决定在服装设计领域深造，在读研后继续从事C服定制相关工作。

回想2022年第一次接单时，杜雨峰坦言“没有做得很好”。那是一件游戏中的衣服，原本的设定里有一条龙会动、还会反光，她用了龙的刺绣贴片，但效果并不好。“不过顾客包容了我，没有表示不满，还跟我说，你以后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小裁缝的，要加油！”

不仅“卷”技术，还提供个性化服务

当兴趣转化为职业，技术的精进与服务的个性化，成为从业者立足的核心——他们需要兼备技术和沟通技巧。

20岁的“毛娘”林空主要做“毛流感”的假发。此类假发要求贴近真发，发丝呈现出自然、逼真的头发流向和生长质感。她在制作时会着重考虑发丝走向，使发丝排列更接近真实头发的生长规律，有自然的弯曲、倾斜和交错，“我会做得根根分明”。

每次接单后，林空会先找好角色的前后左右视图，然后查找是否有其他“毛娘”制作过类似的发型，如果没有，就自己设计。为了提高还原度，她还会提前了解一下角色的性格，据此加入自己的小巧思，比如，将少年角色的后脑勺做得低一点。

林空说，制作假发除了考验基本功，还需要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和修改。她就常常根据客户脸型，反复修改假发鬓角的长短。

“妆娘主要还是要‘卷’技术，精致的妆面是必须的。”作为“妆娘”，23岁的杜伊也同样肯定了技术的重要性。她会根据角色风格去调整妆容浓淡，自然或华丽；还会根据角色性格画出合适的眼型，比如，“萌妹”画下垂眼，“帅哥”画细长眼。

有时候，客户和“妆娘”对妆面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些不经常化妆的客户会认为妆很浓，但其实戴上假发后，妆面会显得很淡，这就需要“妆娘”去解释沟通。此外，不同客户有不同喜好，有的喜欢自然感的，有的喜欢华丽上镜的，也需要提前沟通。

“把图片变成现实的衣服，存在想象和现实的差距。”杜雨峰说。因为顾客定制的很多服装在市面上没有样衣，只有图片，所以会存在顾客难以明确修改意见的情况，“有时甚至改了七八次”。为方便顾客提意见修改，C服的制作通常是最后才缝合，之前都是可拆分的半成品。

“我有时会因为自己做的衣服不够好而焦虑。这种焦虑，如影随形。”杜雨峰说，她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独特风格，让人一看到衣服就能认出是出自她手。

职业发展之路的困境和破局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毛娘”“妆娘”“C服定制师”等从漫展诞生的新职业，目前从业者以兼职为主，若要全职，从业者会面临不小压力。

“网上教程让一些人觉得很容易上手，越来越多人多以赚零花钱为目的低价接单。”林空说，“毛娘”行业存在低价竞争现象，尤其在社交媒体平台，定价无标准，全职从业者因收费稍高而面临单子被分流的情况。

C服定制领域同样存在乱象。杜雨峰说，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盗图、用胶粘替代缝合等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

更直接的问题是健康风险。林空指出，烫假发、喷发胶产生的甲醛对身体有害，而购买防毒面具替换芯、优质发胶等的成本又较高。向若兰直言，“妆娘”属于“青春饭”，长期弯腰、手部重复动作导致腰痛、腱鞘炎等。这样高强度的工作难以长期维持，多数头部从业者在25岁后慢慢转向教学领域。

此外，行业未来存在不确定性。杜雨峰担忧，若VR等新技术分流受众，C服定制的需求可能减少。不过，作为消费者的cosplay爱好者林楚韵表示，有了新技术还是会定制C服，“试穿和真正拥有是两回事”。

面对这些可能的困局，年轻的从业者也在思考。

林空计划先“闭关”学习“反重力技术”（一种让假发呈现立体悬浮效果的工艺——**记者注**）等更高难度的假发制作工艺；杜雨峰则选择考研深造，“打好基础，才能更稳地走下去”；胡真有自己的工作室，“想学习更专业的化妆知识，后期可能会开展妆面教学类的工作来扩展业务”。

林楚韵提到，作为消费者，她会期待“一条龙服务”，“像婚庆公司那种，消费者只需要给预算，由对方采购所有的物品”。这类店铺、工作室和公司，也成为全职者可以选择的经营形态。

“公司的利润来源是，如果客户愿意来做服化道摄影等‘大全套’，公司就能赚一点中介费。”湖南一家公司的负责人贺擎说。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演出NPC（在现场扮演非玩家角色——**记者注**）和服装出租、道具定制。贺擎和两位主要核心负责人是90后，其他兼职人员都是00后。

贺擎发布合作招募后，“毛娘”“妆娘”来应聘，她们带来的资料和报价会被审核。“如果有利润空间，以及她们确有职业精神和契约精神，能按时按质完成作品，才能长期合作。”

西南交通大学副教授景星维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化的生产力催生了coser（角色扮演者——**记者注**）、道具制作、“二次元”化妆师等青年群体的新兴职业。此类职业对从业者最大的吸引力不在于收入，而是追求兴趣爱好、打造个人品牌，在此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景星维提到，这类群体可以借助数字工具和独特技能，打破地域和时空限制，形成其喜爱的、无束缚的工作方式。该职业群体的不断发展，为相关企业提供了灵活、高效、低成本的项目制用工方案，为文化消费市场注入活力。

但同时，他也指出，正如从业者所言，其职业发展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从业者缺乏职业福利保障，行业发展又粗放，缺少成熟的职业指导体系，该群体易受环境和行业热点变化的影响，难以有连续的职业成长发展，容易被流量为王的数字资本左右，被动地进行劳动。”

由此，景星维建议，从社会层面，政府需完善其社保体系；行业协会、工会等应助力解决职业发展与行业脱节问题，制定行业规范和标准；高校、青年组织等，要引导建立正确职业观，通过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提供帮助。

（应受访者要求，林空、胡真、杜伊、林楚韵、吴晓雨为化名）

文化中国行

宁夏手工毯：600年非遗“织”就国际范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9月11日至1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星空剧场内，宁夏手工毯织造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魏海明，向前来参加2025年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旅游专门委员会会议的，来自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日本、韩国6个国家的100多名参会人员，推介展示宁夏手工毯产品。

这些手工毯，产自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双渠村一座由废弃村小改造的厂房。女编织工们以宁夏滩羊毛为原材料，双手手指随着“八字扣”编织法，在经线和纬线之间翻飞，手工毯的图案慢慢成形。

这里被文化和旅游部在2023年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宁夏手工毯织造技艺在202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织工团队也在2024年被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

从明代皇室贡品到如今的非遗瑰宝，这项承载着600多年历史文化的技艺，正在宁夏手工毯匠人魏海明、袁红英及其团队的坚守与创新中，焕发新活力。

魏海明、袁红英等宁夏手工毯工匠，以贺兰山岩画、中卫大麦地岩画鹿纹样等代表宁夏文化的元素为图案，编织成墙面挂毯、床毯、沙发坐垫等家居生活用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2023年7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双渠村，袁红英以滩羊毛为原材料，为手工毯纺线。

受访者供图

7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双渠村，宁夏手工毯织造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魏海明整修手工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7月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双渠村，宁夏中卫市滩羊地毯有限公司女工编织手工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摄

1英尺地毯织100道，才算“足尺足道”

“宁夏手工毯的织造历史可追溯至明代，当时主要作为皇室贡品和宗教用品，到清代达到鼎盛期。”站在堆满宁夏滩羊毛的原料间，魏海明的语气里满是自豪。他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宁夏手工毯的魅力，首先源于原料的“先天优势”，采用的是宁夏滩羊的羊毛，含绒量高、纤维细且光泽度佳，为手工毯奠定了优质的原材料基础。

“而真正让宁夏手工毯闻名的，是精湛的工艺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滩羊毛被剪下来到制作成毯子，需要经过选毛、洗毛、纺纱、染纱、绘图、经货、绑棕、打底穗、编织、平毯、洗毯、剪花、整修、造旧共14道工序。”魏海明介绍，其中，“八字扣”编织技艺是核心，要求经线和纬线的交叉编织要松紧适中，1英尺（30.48厘米）地毯织100道（指遵循“八字扣”的正确编法路径，编成1条经线或纬线，即为1道——**记者注**）才能算“足尺足道”，完成这个环节需要1-2个月。

在图案设计上，琴棋书画、梅兰竹菊、佛手石榴等有吉祥寓意的纹样，被沿用至今，且讲究纹样对称。“纱线的配色更是从明清时期传承至今没有变过，每一块宁夏手工毯都是塞上江南传统文化的载体。”魏海明说。据统计，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地毯中，约80%产自宁夏。

魏海明成长于中卫市的农村家庭，他的手工毯编织从业生涯始于1982年，当时他进入原中卫地毯厂当学徒，师从同事刘淑梅。刚工作的新鲜劲儿过后，他因编织手工毯需要长时间枯坐、重复劳作，感到这份工作有些无趣，想放弃。跟着师傅磨炼了5个月后，他才逐渐克服急躁，逐步学会了识图、绘图、配色和“八字扣”编织技艺。

彼时的中卫地毯厂是宁夏一家经营效益不错的出口创汇企业，年产值两三千万元，产品远销欧洲，魏海明在这里也从学徒逐步成长为车间主任、供销科长、副厂长。2000年，工厂股份制改革，魏海明和同事们又共同运营了8年，主攻青海市场。后来，他每年花费近3万元，租用双渠村废弃村小旧址，创办了如今的宁夏中卫市滩羊地毯有限公司，和厂里的部分技工“另起炉灶”。

那时，为了支撑手工毯生产，魏海明抵押了自家的一间店铺，用四五年时间累计投资近80万元，补齐了手工毯编织所需的原料和设备；他坚持“和市场接轨、以销定产”，一边在自家的店铺销售机织沙发垫、汽车坐垫等出产效率高的机织实用型毯子，一边用部分营收维持手工毯编织车间的运转。

在魏海明的带领下，宁夏手工毯的销售市场从青海逐步拓展至陕西北部地区及甘肃、四川、西藏等省区；年加工量从最初的1万平方英尺，提升至现在的3万平方英尺。

非遗技艺成了村民增收新途径

在魏海明的团队中，53岁的袁红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022年1月认定的第六批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手工地毯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是沙坡头区文昌镇雍楼村人，经营过服装店，2000年到中卫市地毯厂工作，跟随魏海明主要学习宁夏手工毯的配纱线和编织两个工艺。

“刚开始感觉特别难。纬线的间距是1-1.5厘米，编的时候必须松紧适中，毯面的走线才能横平竖直，松紧差一点儿，毯面就歪了。”回忆初学时的经历，袁红英摊开双手，指腹上的老茧是她和宁夏手工毯结缘的印记。她坦言，“八字扣”编法极考验眼力和耐心，食指和大拇指磨出茧、磨出血是常事，“手指磨出了血必须赶紧包扎，血渍不能污染毯面，要是沾到纱线上就得赶紧拆了重织”。

2010年，历经10年学徒生涯的袁红英正式出徒，她练就了“一眼辨线色、一扣定松紧”的本领，随后陆续收下两名徒弟：来自甘肃白银的“陪读妈妈”李淑芳和中卫本地的“全职妈妈”詹艳茹。如今，李淑芳已能独立编织一块20cm×30cm的手工毯；詹艳茹不仅每月靠编织能挣3000多元补贴家用，还获评沙坡头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来学手工毯编织手艺的，多是时间自由的家庭妇女，但多数人熬不过枯燥这一关，就放弃了。”袁红英说，1名技术熟练的手工毯编织工，1个月的产量约为30平方英尺。这项工作的产量和收益直接挂钩，编成一块地毯要数月，需要极大的耐心。但坚持下来的织工，都靠这双手撑起了家里的半边天。

目前，魏海明联合双渠村“两委”，举办手工毯编织培训班，累计吸纳村里20多名闲散劳动力来学习手工毯编织技术；还在邻近的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设立了4个手工毯加工车间，带动当地200余人就业，通过“底薪+计件”的薪酬模式，让这项非遗技艺成了村民增收的新途径。

让“老手艺”变成“新潮品”

“保护非遗，要让更多人看见。”魏海明说。这些年，他频繁带着宁夏手工毯产品参加中国（青海）藏毯国际展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等各类展会。2024年，他的团队在黄河流域非遗作品创意大赛获一等奖；2025年春节，他还代表宁夏登上央视非遗晚会。他深知，展会不仅是推介产品的平台，还是让这项非遗技艺被看见、被认可的窗口。

尽管宁夏手工毯的销售市场得到拓展，但袁红英仍有担忧：“目前宁夏手工毯的编织技艺，就传承到李淑芳和詹艳茹这两个徒弟手中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传承人在逐步老龄化，后继无人。宁夏手工毯产品怎么赢得年轻人的心，是个关键问题。”

袁红英分析，宁夏手工毯编织技艺的传承，面临多重挑战：系统学习并掌握编织技术，一般需3个月，她难以带着大型编织设备参与非遗进校园活动，而来访研学的大学生活动时间短、公司编织场地有限，难以深入教学；现有的手工毯编织工多为中年女性，来学习过的年轻人觉得苦、没耐心，或认为“手工毯不是生活中的刚需”，难以沉下心来从事这一技术工种；更关键的是，与宁夏手工毯编织技艺相关的教材，仅存的是20世纪末期中卫地毯厂的外贸图案画册，缺乏更新更全面的教科书，编织技艺的传承主要依赖师傅们口授、手把手教。

为打破这些困境，近年来，魏海明与宁夏文化部门联动，将宁夏手工毯的14道编织工艺，拍摄成视频资料留存；还把“贺兰山岩画、中卫大麦地岩画鹿纹样、鎏金铜牛”等代表宁夏文化的元素，设计成手工毯的编织图案，编织墙面挂毯、床毯、沙发坐垫等家居生活用品。这些创新手工毯受到青年消费者喜爱，占该企业年产量的20%。

在一次宁夏手工毯的产品展示活动中，一名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男生，主动向袁红英咨询自己学习这门技艺的可能性。这让她看到了传承技艺的希望，并有了新想法：“我想借助宁夏手工毯的编织技艺，做国风挂件、服饰；在栽绒编织工艺外，尝试平织技术，做出更柔软光滑的手工毯产品。希望通过创新，让宁夏手工毯从‘老物件’变成年轻人喜欢的‘新潮品’。”

人物

《欢乐家长群》编剧马广源：在持续“刷副本”中，孩子和家长共同升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在小学生家长群里，不少家长都要经历“秒回的慌张”“接龙的纠结”“被@的忐忑”“人心的博弈”……编剧马广源也是这样一个“群友”。

作为“双减”政策实施后第一批上小学的孩子家长，马广源加入了女儿的家长群，并毫无悬念地将此群置顶。每年8月底快开学，是马广源紧张得睡不着觉、手机不敢静音的时候，“生怕错过什么群消息”。

“长期潜水但不落下任何信息”的马广源，将亲身经历转化为艺术表达，写成电视剧《欢乐家长群》。

2024年年初，《欢乐家长群》第一季开播就引发热烈反响；一年后的9月开学季，《欢乐家长群2》归来，继续把这份“当代家长的集体日常”搬上荧屏。新学期启幕，一群娃鸡飞狗跳，4个家庭“地动山摇”，家长群里大戏上演。

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马广源说，大人们第一次做家长，孩子们第一次上学，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双方都在不断试探、适应彼此，这个过程中会有互动、较量。这就好像我们在刷游戏副本，彼此面对的boss升级，自己也得跟着升级。”

生活是最鲜活的“素材库”

“我家里也有神兽，天天斗智斗勇，有时候也会气得血压飙升。电视剧的情节都来源于生活。”在马广源参加剧集分享活动时，他女儿也来到了现场。

↑马广源。 受访者供图

←《欢乐家长群2》剧照。 剧方供图

接受采访时，马广源调侃，闺女那会儿看着乖巧是因为人在外面，回到家里立马切换成另一种状态。既有可爱的一面。又有调皮捣蛋的“魔丸”一面。马广源以女儿为原型，塑造了在剧中颇受观众喜爱的刘家妹妹“刘果宝”。他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和体验，则被折射在剧中张嘉益饰演的编剧“刘向上”身上。

《欢乐家长群》第一季中，才上一年级的刘果宝顺口溜让观众印象深刻：“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辣椒，辣死小豆包；三年级的大菜刀，切断小辣椒；四年级的大石头，砸烂大菜刀……”

到了第二季，放学回家的二年级学生刘果宝又念起了新的顺口溜：“语文老师一回头，李白也要低下头；数学老师一回头，加减乘除没理由……”

两段顺口溜都来自女儿的日常，被爸爸“搬”到了剧本里。

马广源笑言，力争在每一季里让刘果宝有一首朗朗上口的打油诗流传下来，因此，“女儿平时就经常胡诌一些打油诗给我”。

生活观察就是最鲜活的“素材库”。马广源平时就有随手记录身边趣事的习惯，周围人还会热情主动地提供大量素材。真实的材料和段子“井喷”，马广源写剧本时只需把它们串起来就好。

“进了家长群以后，我才知道还分‘有老师的群’和‘没老师的群’。有老师的群一片和谐，大家回的都是‘嗯，好的，老师辛苦了’；没有老师的群每天有上百条信息。我有点强迫症，上百条信息一条一条看。虽然我长期潜水，但是一条信息不落。我看完以后会思索，比如有些家长在‘鸡娃’、变相地秀学历、变相地夸耀自己等，我都记录下来。”

观众追《欢乐家长群》的心态是“有人找乐子，有人照镜子”。马广源说自己虽然是“跳出来”审视教育现象的编剧，也会提醒“自己不能这样”，但也许遇到实际问题时“又回去了”，免不了“内心互搏”。

第一次当父母的慌乱、面对学校同学竞争的焦虑、看到孩子成长的欣慰、纠结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马广源说，虽然写的是北京故事，但全国家长的心态都一样，这些情绪是共通的。

“家长群”升级为“生活群”

《欢乐家长群》讲到第二季，“人小鬼大”的小朋友长大，和家长的“斗智斗勇”自然花样翻新，家长和孩子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

又比如“反家长联盟”成立后，这些小孩“对付”家长的手段越来越高，家长也开始想办法“反制”——这个群被保留下来且会不断壮大，家长和孩子双方战术都在“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季剧情打破了“群”的边界，家长群将全面升级为“生活群”，从校园延伸至家庭和社区，用更多元的视角展现当代中国的家庭生态。

第二季中，业主群、朋友小圈子群、工作群等新的“群聊场景”纷纷登场，装修扰民、学校门口乱停车、异地分居家庭等现实议题也随之融入剧情。

即便议题不断拓展，马广源始终坚守一个理念：所有“群”的讨论，最终都要落到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上，只围绕“在这件事上父母怎么做、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以及孩子的做法又能给父母什么启示”展开。

业主群里因装修吵得鸡飞狗跳的家长，孩子之间却能快速和好，还会给大人提个醒——“多大点事啊，老师说吵完架道歉这事就过去了。”孩子们的纯粹与成年人对“面子”的执念形成鲜明对比，既好笑又引人深思。

马广源希望让家长和孩子之间“互相看”，从对方的视角去理解彼此，理解世界。

利用好家长群，了解到孩子真实的学习状态好好沟通，也是创作的立意和初衷。

马广源认为家长群是新时代的产物，家长群是家校沟通必不可少的方式。教育好下一代是每一个家长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丢给学校。孩子在学习如何做学生，我们在学习如何做家长，孩子是第一次上学，我们也是第一次做家长，双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如何构建好“家校关系”？在马广源看来，关键在于“换位思考”，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事情，例如家长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老师会怎么做”，就不会觉得有些事是问题，一些矛盾也随之化解。

马广源希望年轻一代家长“不用太焦虑”。“养孩子这些事都是必经的，关键是找对处理方法。现在回头看孩子一年级时的手忙脚乱，我已经用各种办法应对过来了。办法总比困难多，肯定能应付过来。”